

暖春，挑一担花去卖，是件芬芳而风雅的事情。卖花人挑着担子，在街市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所经过的路上，留下淡淡的花香。

宋徽宗在《宫词》中，记录了开封城的叫卖声：“娇云溶漾作春晴，绣毂清风出凤城。帘底红妆方笑语，通衢争听卖花声”。一代帝王，听到街市的卖花声，满心喜欢，也流露出对民间生活的恋恋不舍。

古代卖花人，游走于街市。南宋词人蒋捷写过一首《昭君怨·卖花人》，“担子挑春虽小，白白红红都好。”小小花担，挑着无限风光，白白红红的花朵，每样花都很可爱。

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，宋代“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，歌叫之声清奇可听”。都卖些什么花？牡丹、芍药、棣棠、木香之类。

寻常人家，雨巷深深，粉墙黛瓦易著花，爬一面老墙，半片屋顶，给自己欣赏。

我如果出生在古代，住在

小巧安静的一座城，会挑一担花去卖。

栀子花，精巧，一朵一朵地卖。夏初，栀子花生在矮墙上，一花苞是玉白，一花苞纯白，凑到鼻子下嗅，卖花人自己先赏花，不懂得赏花的人，也不会去卖花。

白兰花，文雅，放在小玻璃盒子里卖，上面覆着半湿的薄巾，白兰花是需要呵护的，呵护它花香水份。有一个弯眉、削肩、长脖子的姑娘，衣上扣一朵白兰花，站在绿幽幽的树荫下，人与花一样清芳。

汪曾祺《夏天》中，把栀子花和白兰花相比，“苏州姑娘串街卖花，娇声叫卖：‘栀子花！白兰花！’白兰花花朵半开，娇娇嫩嫩，如象牙白色，香气文静，但有点甜俗，为上海长三堂子的‘倌人’所喜，因为听说白兰花要到夜间枕上才格外地香。我觉得红‘倌人’的枕上之花，不如船娘髻边花更为刺激。”

在这个香水飘逸的年代，

秋日草木摇落，山峦薄雾迷茫，落叶纷纷而下，忽有一丝冷风穿林打叶而过，让人不禁打了一个哆嗦。山谷不时传来唧唧之声，此时正是去山间寻觅毛栗之时。

此处的山是大别山的一个余脉，山势起伏跌宕，草木层层皴染，幽深繁茂。丛林掩映中藏有红墙黑瓦的山里人家，像是一片被山雨润染的竹筏，散落在林间岩下，草窠溪畔。山民辐辏成村，名曰黄泥湾。

湾里的一天是从炊烟和浣洗声中开始的。袅袅炊烟和山间薄雾混在一起，木柴的烟火味和竹林的清香混在一起，缭绕在山坳里，逶迤地在山林间穿梭缠绵。山势回折或褶皱处常有清潭和野塘，多伴有斧劈状的半山岩石，雨水从山涧中的沟渠缓缓而下，一路打锣越涧，被青藤古木枯枝败叶所过滤，汇聚成一湾碧水。有水处，就会有人烟和盈盈笑语。怀抱着木盆竹筐，及笋少女和归宁少妇相约于塘边潭畔，说着避人的红脸荤话，捶捶打打、嬉嬉闹闹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

乘着女人们浣洗未归，窗外晨曦初现，男人们点燃一卷旱烟，关上竹门，背着箩筐，手持弯刀在树影斑驳和人影惶惶中向着山里走去。

山路盘旋曲折，林深似海，草茂如屏。被荒草覆盖处，山里人总能找到野兽走过的狭仄之道，似乎成了一处人兽共知的隐秘之路。每座山都有人家认领，山里人也像是逛后花园一样常去各家的山头。无柴便去拾，无木便去伐，还有栖居山林的飞禽走兽，遍布而生的地菌野果，可自食也可负樵而鬻。去一趟山

中，手里总不会落空而归。

一入山林，人们如离群之鸟，四散而开。山势巍峨，翠岱叠嶂，松声谡谡，山风飒飒，鸟鸣山更幽。峰回路转处，便见一个人拿着弯刀，在一棵毛栗树下转悠。

这个人就是聋子爹。

山中野栗不可胜数，聋子爹眼前的这棵栗树高大，枝叶错综，不知其名。仰望，毛栗如冲天髯，垂于树上，几只山鸟立于枝丫上，像是清代画家马元驭《鹰栗图》中的山鹰，鸟鸣颀颀，空谷回声，居高临下地望着聋子爹。落叶松、柏木、栎树、银杏、冷杉、锯齿草、蓬蒿、蕨菜、苘麻……杂树杂草，葩条郁毓，根根连卷。栗树混迹于山中，和其它草木为邻，不甚起眼。

成熟一点的毛栗，长于枝头，争夺阳光雨露，颗大饱满，披刺高踞，摇摇晃晃，欲坠未坠。聋子爹体弱，欲摘下那颗颗毛栗，煞费了一番苦心。栗树不易攀爬，聋子爹或投石，如“飞土逐穴”一般去击打树上毛栗。或作钩镰，取一节细松枝或者竹篙，把弯刀绑在一头，去钩断毛栗枝。聋子爹尝试多次，总是不得要领，收效甚微。毛栗在枝头和聋子爹纠缠着，伤痕累累，最终脱离枝丫，掉落在草丛中。

聋子爹慌忙捡起来，用衣服角兜回好几颗毛栗，从山上奔跃而归。

那时，我还是总角之年，客居在黄泥湾的外公家中，如狡如猿，野性初萌，放浪山林。每日和湾里的小伙伴们，攀山越岭，上树下河，山中野果，尝食不少，却不曾尝得山中野毛栗味。聋子爹从后山砍柴而归，时常携毛栗数颗。幼年的我跳跃争抢，抖衣翻捣。聋子爹把毛栗递给我，青刺

M

月光城 随笔

卖花人去路还香

王太生

S

月光城 散文

山中野栗

王光龙

我有时会想，白兰花，生在何人家？

白兰花在粉墙黛瓦，深深庭院里。院子里有棵树，一朵朵，小巧的，带着雨珠的白兰花躲在绿盈盈的叶子底下。

我们这地方，两千多年草木繁盛的一座城，幽深的院子里藏着许多花。

夏天幽静的是芍药，映着花格木窗。长在窗台角落，读书的人，放下书，便看见花。

蔷薇爬在邻家的旧瓦墙头上，蔷薇花骨簇簇织一面墙，说明有人住着的房子，有生气。

有个老者，原先住楼下，在空地上种花，凌霄爬了一竹竿，晚饭花铺了一地。他用细竹竿搭一拱门，叶色碧碧，其华灼灼，经过的人都要停下来，看一会儿花。后来老者搬走了，他种的那些花依然在不同的时间里开放。一个走了，他种的

花开着。

在生命的花开季节里，每个人都会遇见一朵花。

我到皖南山中，遇一孑孑村童，蹲路边，瓶中插几根高秆黄花。问是何花？小儿不知，回答是野花。回去后查资料，是古典风雅的萱草花。

我的书架上，有一本丰子恺书画集《卖花人去路还香》，这是先生一幅画的题目，也是整册书的立意。其中有一幅《春在卖花声里》，画面中的卖花女童并未露出正脸，但仅从她纤细的身姿，两条小辫儿，袖间一抹粉色，便能想象出少女干净的面庞。她提着竹篮，里面是刚采摘的鲜花，微醺的春风，在卖花声里带着香气吹来了。

风正吹拂，空气流动，时光会带走许多。丰先生走远了，这位“卖花人”，走过的路上，还留下淡雅的芬芳之气。

个影子，像山间云雾，又像是长在屋后阴暗处的菌菇，漂浮不定而又不引人注目。我在皖地求学后，好几年才能回一趟黄泥湾，匆匆而去，匆匆而归，像个探亲者。时间在长幼之间此消彼长，聋子爹老了，看见和他差不多身高的我，他还是会从怀中掏出几枚毛栗，递给我。“呜呀呜呀”地张着嘴，指了指不远处的山头，又指了指毛栗和我，浑浊的双眼中含着笑意又夹杂着一丝的乞求。

聋子爹就是这样闪闪烁烁地活在山中，如同夏夜我在繁茂草丛中捕捉的萤火虫一样，夜如泼墨，一点萤火之光，闪着闪着就消失了。在黄泥湾的那些个日夜里，我站在门口的场圃上，密密山林中响起的声音萦绕耳畔，渐远渐无声。“嘶啦嘶啦”树枝扭扭脚脚之声，“嚯呼嚯呼”弯刀劈向树皮之声，“呜呀呜呀”口不能言之声，“呼呼呼呼”风吹山林之声……最后，一切归于寂静。

山中的静，静得人寒气入体，静得人心惊胆战，静得人心生绝望。聋子爹就这样静静地，在山中走失了，他或许就藏在山中的哪个秘处，又或者依旧徘徊在哪颗果树

下，抬头仰望，忘记了归期。他这一忘，就是十余年，不知生死。

而我，再也尝食不出山中毛栗之味。

